



《癸酉本石头记》

后28回

(清)佚名著
金俊俊 何玄鹤 整理

《癸酉本石头记》，一本带朱批的石头记抄本，共十二册，每册九回，计一百零八回。封面题为：吴氏石头记增删试评本。通本带有大量朱批，其中有些批语是其他石头记古本所没有的。有落款的批语中，有一部分署名「畸笏叟」……

《癸酉本石头记》

后28回

(清)佚名著
金俊俊 何玄鹤整理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癸酉本石头记》后28回 / (清) 佚名著; 金俊俊, 何玄鹤整理. —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14.3

ISBN 978-7-5108-2731-0

I. ①癸… II. ①佚… ②金… ③何…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 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40521号

《癸酉本石头记》后28回

作 者 (清) 佚名著; 金俊俊, 何玄鹤整理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宪华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6开
印 张 17
字 数 266千字
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
印 次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2731-0
定 价 32.00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前 言

癸酉本石头记，一个带朱批的石头记抄本，本子的藏家何莉莉（化名）是安徽阜阳人，据她透露：“祖父解放前在山西某战场上当军医，祖母是随行护士，该本是当时一名伤员交给祖母的。”癸酉本石头记共12册，每册9回，计108回。封面题为“吴氏石头记增删试评本”。通本带有大量朱批，其中有些批语是其他石头记古本所没有的。有落款的批语中，有一部分署名“畸笏叟”、“松斋”。

除了批语，该本前80回的回目和正文与通行本也存在不少差异。其中第108回回末有批语：“本书至此告终，癸酉腊月全书誊清。梅村夙愿得偿，吾所受之托亦完。若有不妥，俟再增删之。虽不甚好，亦是尽心，故无憾矣。”批语中的癸酉年应是1753年或1693年，而甲戌本成于1754年或1694年，由此可以初步判断癸酉本的成书时间应早于甲戌本。根据此批语，参照石头记其他古本的定义方法，金俊俊（癸酉本的协助发布者）将此本定名为“癸酉本石头记”。

癸酉本石头记于2008年8月31日面世，由金俊俊将何莉莉誊录的后28回内容进行整理分段、校正标点，在各大红楼论坛上发布了自81回至108回的内容，后又分次摘录了部分批语，至今仍在不断完善中。

读红楼梦，必须结合脂批才能有更深的理解。脂砚斋、畸笏叟等批书者曾通览全书，所以在前80回的批语中提及了一些后半部的情节，例如：十独吟、甄宝玉送玉、卫若兰射圃、岳神庙、贾芸仗义探庵、花袭人有始有终、妙玉在瓜州渡口屈从枯骨、“薛宝钗借词含讽谏 王熙凤知命强英雄”、警幻情榜。这些情节都无一例外地在癸酉本后28回中得到了印证。另外，癸酉本的人物结局、结构脉络也与前80回高度契合。

当然，癸酉本石头记后28回也存在瑕疵，特别是语言粗糙、行文措词与前80回有一定差距，之所以会这样，原因如下：第一，癸酉本比甲戌本还早一年，属于曹雪芹“披阅十载，增删五次”中的早期稿本，没有经过充分润色；第二，该本的藏家因为古本残破、誊抄工作繁重以及不识原文中的很多繁体字，在过录中删去了约1/5内容，对剩下的文字也进行了改动，致使语言风格异于原迹。尽管如

此，随着癸酉本石头记被越来越多的读者关注及探讨，困扰了红学界几百年的谜题将逐步揭晓答案，红学研究也可能因此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。

本书的第一整理者是何莉莉，由于何莉莉不愿透露个人信息，所以封面的署名里没有何莉莉的名字，何莉莉对这一点表示理解，并且全程参与了此次出版，提出了一些非常好的建议。在此，我们对何莉莉表示衷心的感谢！

本次出版，金俊俊对正文中的个别现代语进行了替换，修改了部分错别字。何玄鹤结合甲戌本、庚辰本、蒙府本、戚序本等古抄本，在每回正文底部附注了一些透露后半部情节的重要脂批。

最后，为保证各位的知情权，在此重申：本书的内容不是癸酉本原文，真实性也有待专家鉴定。我们出版此书是为了让更多朋友知道癸酉本，从而促进癸酉本原文的公开。谢谢各位的理解和支持！

金俊俊 何玄鹤

2013年12月

附：《癸酉本石头记》藏本封面



目 录

- 第 81 回 惜昵近公子做良媒 诤笞罚丫鬟结恶党·····001
- 第 82 回 王熙凤病求干翼方 林黛玉闷作十独吟·····013
- 第 83 回 史太君临终念子孙 王夫人膏肓托儿女·····024
- 第 84 回 薛宝钗弥望雾烟缘 史湘云喜得如意郎·····034
- 第 85 回 痴王孙传信牵奇缘 惭妙尼避情乘游槎·····044
- 第 86 回 挑正庶风月断佳偶 祭祖祠清明泣远嫁·····056
- 第 87 回 花柳质命断无情兽 绣户女自绝美韶华·····066
- 第 88 回 邢夫人执意寻舛错 王熙凤聪明误此生·····075
- 第 89 回 有情人欣遇赏心事 不良妾专煞良辰景·····084
- 第 90 回 林黛玉嬉春待好姻 贾元春托梦警天伦·····092
- 第 91 回 锦衣卫查抄荣宁府 御林军戒严大观园·····102
- 第 92 回 家宅乱恶子通强梁 世道艰道人连流寇·····110
- 第 93 回 山雨近闾阖笼霭晦 风云喧末世漫尘烟·····120
- 第 94 回 骨肉泯良女落风尘 贵贱失恶奴劫浮财·····129
- 第 95 回 醉金刚风雨行侠义 痴丫鬟危难献忠贞·····139
- 第 96 回 贾宝玉参无知无识 花袭人信有始有终·····148
- 第 97 回 鸳鸯女谏语泄天机 绛珠仙泪尽抛全生·····157
- 第 98 回 系新绦嗟慰失意人 拾旧帕悲悼寂寞骨·····167
- 第 99 回 林黛玉还魂证前缘 贾宝玉展裘触旧情·····176
- 第 100 回 邢岫烟魂断大庾岭 赵姨娘命丧平安州·····184



第 101 回	呆霸王惹祸牵旧案	悍妒妇作歹设新谋	191
第 102 回	冷惜春甘伴青灯佛	洁妙玉泥陷瓜洲渡	200
第 103 回	刘姥姥三进荣国府	贾巧姐两哭大观园	209
第 104 回	毒中毒薛姨妈添病	计上计夏金桂焚身	217
第 105 回	薛宝钗借词含讽谏	王熙凤知命强英雄	225
第 106 回	孤倔王孙悬崖撒手	凄惶红袖秋千传情	232
第 107 回	史湘云诉前尘旧梦	贾宝玉淡后事今生	241
第 108 回	情不情僧遭逢穷途	幻中幻境展演情榜	248
癸酉本石头记前 80 回批语摘录			257



第 81 回

惜呢近公子做良媒 讳答罚丫鬟结恶党

【回前批：此回草成，须重写酌改方妥。畸笏叟】

诗云：百般颠倒相酬谋，千种幽思似水柔。鬼魅因何难尽驱，心魔桎梏自禁囚。

话说孙家的人来接迎春，邢夫人也不问其夫妻和睦，家务烦难，只面情塞责而已。迎春素日被邢夫人冷落，又非其所出，少有体恤，心中虽有百般言辞，亦不便多言，只得忍悲作辞。邢夫人叮嘱孙家的两个同来的管事婆子一路好生照看迎春，吩咐妥当后就回去了。两个婆子击掌令仆人起轿，越过蜂腰桥，撇过晓翠堂，往东一条甬道而来。行不了一射之地，忽见宝玉远远赶来，高声呼请停轿。原来宝玉刚从王夫人那里出来，本欲从正门往东回怡红院，一路走着，一边心里思量着迎春此去不知何时能有重归之日，定似那兰茵落入豕彘之群，日子过的必不遂心，因掉头往北一条平坦宽阔径道再往西而行，恰好同迎春在沁芳溪南岸迎头遇见，忙要过来嘱托他几句。孙家的两个婆子忙令停轿，笑脸迎道：

“宝二爷必是舍不得二小姐回去，要亲自来送送，正好他还没有去呢。”迎春闻言急忙下轿，见是宝玉，含泪同他道手足之情，又劝他回去。宝玉蹙眉含泪，满脸怒气对迎春道：“待我同去孙家，和那混账行子评理，看他还敢不敢欺负二姐姐。”迎春唬了一跳，忙止道：“不妥，他们的人不讲理，没的你也陪着受他们的恶语恶气。”宝玉拗着性子要上轿子，那两个婆子都赔笑着岔开。正推攘间，王夫人带着两个贴身小丫头闻讯赶来，呵斥宝玉道：“我就猜着你在这里混搅，快回去念书，那有你什么事！”宝玉含泪道：“我不过来辞辞二姐姐，岂有敢混搅的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我还不知道你，满嘴里只是混说。”那两个婆子笑着告诉他宝玉要去孙家评理，正劝不住呢。王夫人听了，又好笑，又好恼，说：“小两

口那有不磕磕碰碰的，日子久了自然就好了。你再不走，看你父亲知道了不捶你！”宝玉只得低着头慢慢的一径走了。王夫人虽怜惜迎春在那边受苦，可又想终有一辞，因不便强留，拿帕子为迎春擦拭眼泪，用些人情大略的话安慰迎春上轿。

话说宝玉憋着一肚子闷气，无处排解，一路上又是嗟叹又是掉泪，找不到人倾诉，因去潇湘馆找黛玉。刚进了门，就看见黛玉歪在炕上看书，因走到桌边含泪坐了。黛玉见他这番光景，知他是为迎春所来，不免眼圈也红了，问道：“二姐姐走了吗？”宝玉泣道：“嗯，你也看见了，二姐姐可受了不少罪。记得咱们初结海棠社的时候，大家吟诗做东道，那时候何等热闹，可如今一个个嫁人了，都走了，园子益发冷清了，日后还不知怎样呢，女孩子家嫁了人却是受这般折磨，倒是不嫁人的好。女孩子的命怎么就这么苦，真是越想不由得人心里越难受。”黛玉听了这番言语，叹了一口气，低下头去，握着帕子咳嗽几声，泪珠儿早滚了下来。宝玉见黛玉伤感，也不好多说了，问问他近来身体可好些，要他多保养些。黛玉道：“你也快回去念书罢，舅母知道你又在这里，恐又不得安生了。”宝玉又劝慰了他两句，起身走了出来。黛玉见他走了，叹了口气，歪在炕上只是发呆，不知不觉泪又流了下来，拿手帕拭去。外面清光裹着一缕秋风照进户内，黛玉顿觉一丝凉意，见窗外修竹摇曳，像是两个佳人相互搀扶一般，再听其声响，分不出是叹息声还是风声，更觉凄清，因起身关了轩窗，退至炕上，倒头闭目歇着。

且说宝玉满腹伤感往怡红院来，及走至门口，却见院门大开，只听见院内一迭声乱嚷，因纳闷道：“这就奇了，谁这么大声在我的院子里吵闹，敢又是那李嬷嬷排揎丫鬟不成。”再定睛细看，却见是葵官、荳官、艾官三个一脸怒色正推攘着袭人往屋里走。宝玉见了越发诧异，又想：中秋节后太太已吩咐过芳官他们十二个一概不许留在园内，都令其各人干娘带出，自行聘嫁，怎么又返回来闹，因急忙快步进院子一探究竟。只听艾官骂道：“好个西洋花点子叭儿狗，不枉李奶奶说你人前妆狐媚子哄人，原来你果真是个刁滑的狐狸。为了二两月钱，背地里给主子告密，讨主子欢心，两面三刀嚼舌根，你瞒的过宝二爷瞒不过我们。横竖我们是放出去的人了，不怕奶奶太太们再来撵，今日偏去告诉奶奶太太们，让

大家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狐狸精！”宝玉闻言大惊，因多日来已怀疑以前的私自顽话都是袭人告诉的，今儿见艾官复又提起，心里已明白了大半，因忙赶过来拉艾官他们三个道：“且别大声嚷嚷，仔细外头听见。”艾官三个回头见是宝玉，忙一把抓住手诉道：“宝二爷也回来了，快为我们伸伸冤，我们在园子里过的好好的，这一出去过不遂心的日子，怎不冤屈？都是他犯舌乱咬，害的我们离了这园子。如今想再进来也不能了。”说完三个都哭了起来。宝玉闻言不觉眼圈也红了，说：“我只当咱们见不着了，我就是为你们死了，也是心甘。你们都过的怎样，他们是不是给你们罪受了？”艾官泣道：“龄官在城外租了居处，蔷大爷常去看他。还有几个在水月庵里，干娘给咱几个说媒，我们就逃出来了。”宝玉闻言落泪道：“都是我不好，连累姐姐们遭殃。太太还在那边呢，迟会子回来看到就不好了，有什么话咱轻轻的说。”只见秋纹急匆匆进来道：“你不用得意，待我拿了钱来翻了本，气死你。”碧痕笑着跟上来，二人看见屋里景状，都茫然站往一边。袭人一边怒道：“少来污蔑人，我几时告状了？你们不怀疑他们，一口咬定是我，我就不冤屈？如今你们不是这园子里的人了，我就撵的起了，谁叫你们进来的？”葵官冷笑道：“怎么人人都不对，太太单挑不出你的错？”袭人笑道：“神天菩萨，你们干的事又不是独我知道，怎么偏偏咬定我说的？”荳官道：“谁不知道你是太太的贴心人，每月多二两银子，不是你是谁？别打量人人不知道，你和宝二爷的那点事也瞒不过我们，晴雯姐姐就曾经说起过，看你怎么赖！”【红字批语：余亦骇然不知从何说起。】宝玉闻言大惊，忙劝道：“求求各位姐姐，快别提了，再提要闯大祸了！”艾官三个执意要告诉王夫人去，宝玉急的拉了这个，又扯那个，说：“太太瞅见你们腻烦着呢，我是怕姐姐们遭殃。还是快走罢，我日后会去看你们，不然太太看到了要责罚你们，到时想跑也跑不掉了。”艾官三个听听有理，咬牙对袭人道：“便宜你了，咱还是去找那几个说说，叫他们提防着点，谁知道这蹄子还会咬那个。”袭人气的要上去推搡他们三个，被宝玉好歹拉住了。葵官、荳官、艾官三个悻悻走了。宝玉见秋纹呆站在一边，面带惊讶，神色慌遂，心想：他为何不上前盘问一番，只是一边站着，大不似往日作风，不免起了疑。碧痕催秋纹道：“姐姐不是要找些钱翻回本么，怎么呆呆的？”秋纹这才回过神来，笑道：“那边定是等的急了，我这就拿钱去。”



说着匆忙进了内间。宝玉跟了进来，笑道：“他们都说是袭人私下秘告的，你们俩经常在一处的，你可知道内情？”秋纹道：“他的事又与我什么相干，二爷怎么问起我来？”宝玉道：“你不用打掩饰，待我查出内情，你再认错就晚了。”秋纹低头道：“是袭人要我偷偷告诉太太的，二爷别怪我。”说完打开箱子，翻出一吊子钱，急忙走了出去。

袭人被宝玉拉着动了气，索性坐了下来。宝玉回头望望他，只见他含嗔不语，乃叹道：“我这一生最恨背后道人是非的人，可怜晴雯被伶俐标致所误，这就得罪了你们，你们就这么咒他死。还有芳官、藕官，皆是如此，我如今又该相信谁去，没一个靠得住的人。”说着不觉掉下泪来。袭人起身要去倒茶：“二爷怎么也怀疑是我做的，戏子嘴里无真言，他们的话你也信？我要去做针线了，眼看天气越发凉了，那里还有工夫听这些人瞎扯。”正说着，绮霰、秋纹、碧痕说说笑笑进屋来，【红字批语：宝玉前回误折檀云梳齿，本回不见此人，命改之。畸笏叟】宝玉忙起身问道：“艾官他们三个去那里了？”秋纹道：“尚未走远，我们问他们往那里去，他们都嘀嘀咕咕说要去告诉别人什么，提防什么，还说要到厨房去找柳家的。”袭人一听，慌的推开碧痕就往外走。碧痕笑道：“怎么他慌的那样，敢是艾官几个欠他的钱不成？”宝玉道：“你们在屋里好生待着别出去，我一会回来有话给你们说。”说着急忙跟了出去。绮霰、秋纹、碧痕三个并不着意，嚷嚷着去里间玩牌。宝玉出了院子，却不见袭人，因匆忙赶到厨房去找。刚到厨房，恰见柳家媳妇端着盆清水，另一个婆子握着一把青菜，刚从门里出来，看见宝玉来了，慌忙垂手在墙边站好了，都笑道：“宝二爷来了，也没人通告一声。”宝玉笑着摆摆手，往厨房里探头。柳家媳妇笑道：“宝二爷要什么吃的让那些小丫头来端了去就行，敢是又要换什么新口味，巴巴的亲自跑来一趟。”宝玉见厨房里只有几个媳妇婆子忙作一团，并不见袭人四个，便道：“可曾看见袭人、艾官几个来过？”柳家媳妇道：“倒不曾看见，艾官不是放出去了吗，怎么又来了？”宝玉跺脚皱眉道：“这回可惹火烧身了，又上那里找去！”乃把艾官三个进怡红院厮闹的事说了一番，又道：“太太气还未平，尚要查咎拿咱们的错，再不把几个留把柄的放出去，恐怕太太一个都不会饶的。你也知道太太已经发下狠了，前些时候闹出多少事来。”因悄悄告诉柳家媳妇，叫他去把春



燕等人叫到怡红院等着。柳家媳妇因五儿前些日犯事被关起来过，又有钱槐家的来逼亲，五儿娇弱不禁聒噪，气的一病而亡，自己也悲恸多日，成日丢魂落魄的。这会又听宝玉如此说，忙放下手里的菜去找春燕、佳蕙几个。宝玉仍往各处去找袭人、艾官四个。不觉来至柳叶渚，一径顺着柳堤走来，却见一条白练，蜿蜒宽阔，曲曲折折由西到东，绕向北边。柳叶繁茂，槐树参差。树杪之间，几声秋蝉凄鸣。远远看见几个人在堤上推拉撕扯，走近了再看，不是别个，正是袭人、艾官四个。只见艾官揪着袭人的衣襟，葵官拽着头发，荳官指着袭人骂不绝口，宝玉忙上前拉开道：“姐姐们饶了他罢，以后他再不敢了。”荳官道：“我们都出去了，他还好意思待在这园子，我们不服！”宝玉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这园子一个也不留了，都走罢，省的惹祸生事！不但袭人要走，连麝月、秋纹、春燕、莲花儿都要放出去。”袭人听了怔怔的望着宝玉。艾官几个道：“如此才算公平。”乃松了手要走。宝玉喊道：“又去往那里？不可再闹了！”艾官三人道：“放心，这回真是回去了，宝二爷可要说话算话。”说着已走远了。袭人理了乱发，扭头就走，宝玉赶上说了半天，袭人仍不言语。一时回到怡红院，刚进里间，就见麝月陪司棋的丫鬟莲花儿、春燕和母亲何婆、佳蕙、柳家媳妇、夏婆子和外孙女儿蝉姐儿干叙着。一回头见宝玉、袭人回来了，麝月笑问宝玉道：“今日敢是大节下，请来这么多人。”一语未了，忽见王夫人的丫头进来找他，说：“老太太要找你呢。”宝玉只得跟了出来，回头对众人道：“你们先等着，我一会回来。”原来史太君自中秋节受了些风寒，断断续续吃了些药，仍是未愈，更有园中近来事端频发，未免添些烦恼，更觉神思大减，遂生暮年之叹。平日里受不了身边冷清，时时要凤姐等陪他说说笑笑，因拉上王夫人、邢夫人、尤氏和探春、黛玉一块吃中饭，宝玉断断不可少。麝月见宝玉走了，望着众人正纳闷，只见秋纹、碧痕，绮霰从里间出来，便问他三个。春燕道：“宝二爷说了，这屋里的人，无论家里外头的，一应我们这些人，他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，与本人父母自便。我们今儿便是为这来了。”麝月、秋纹、碧痕、绮霰不觉愕然。何婆、夏婆子一听喜欢的不得了，笑道：“这可好了，宝二爷是菩萨心肠，回来春燕、蝉姐可要好好给宝二爷磕磕头。”大家都兴冲冲的，独袭人、麝月、秋纹、碧痕、绮霰呆呆的不语。袭人道：“二爷去吃中饭了，咱们还是先回各房候

着。”不等说完，何婆、柳家媳妇、夏婆子便笑道：“咱们这就回去，吃了饭再来给宝二爷谢恩。”因簇拥着咕咕呱呱出去了。这里秋纹、碧痕、绮霰便问袭人有何事故，袭人淡淡的道：“还不是怕太太为难他们。刚刚二爷说了，这屋里也一个不留。我是呆够了，早就想回家了，你们想留下来就求求二爷罢。”说着脱掉外衣到里间炕上歪着不语。麝月、秋纹、碧痕、绮霰听了都面面相觑道：“怪了，又关我们什么事？”

宝玉和众人陪贾母说笑了一回，见贾母气色大不如前，连饭也吃不了几口了。凤姐说了两个笑话也打不起精神细听，强撑着要打瞌睡。王夫人、凤姐、宝玉看了心里都不是滋味。一时大家都吃完饭，漱口净手，要回各人房里去。邢夫人、尤氏和探春、黛玉先走了。王夫人见宝玉在后面跟过来，不解道：“你又跟过来做什么，快干正经事念书去罢！”宝玉笑道：“我还有话要给太太说，就几句话功夫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又是怎么了，快快说来。”宝玉便说家里日渐穷蹙，放走一些下人可以节省开支，自己从此安心读书，不再与女孩子嬉闹。又说要将春燕、佳蕙、蝉姐儿、莲花儿连同怡红院的众丫头俱亦放出。王夫人心里已明白大半，笑道：“有几个不用你说也不能留园子里，你看着办罢。从今以后认真读书是正理，再脱滑使懒，看你父亲不教训你！”宝玉应了一声，低头退去了。黛玉远远看见王夫人同宝玉站在花丛边说着什么，自己转身也回潇湘馆去。刚吃完饭，出了一身虚汗，又咳嗽了几声。一阵冷风吹来，顿觉浑身发凉，又看了看园中的秋色，比以往愈发萧索凄冷。低头正走着，见紫鹃赶来，将件家常衣裳往他身上披，说：“姑娘也保重点身子要紧，天气越发转凉，还穿这么少。”黛玉笑道：“又多嘴多舌的，那里就冷死我了。”一时回到潇湘馆，歪在炕上看了会书。至黄昏时分，只见绮霰眼泪汪汪进来。紫鹃迎了出去，约摸过了一顿饭工夫紫鹃才回来，眼圈红红的。黛玉诧异问道：“他来又是为什么事？”紫鹃道：“宝二爷已将春燕他们放出去了，连怡红院也不留下一个。绮霰与我好了一场，同我道别，明日就和袭人、麝月、秋纹、碧痕回家去了。”黛玉呆了半天道：“去了也好，宝玉怕太太为难他们，不如明儿你同雪雁几个也走罢，我也学学宝玉撵人。”紫鹃没好气笑道：“姑娘真会开玩笑，什么都学。”一转身出去了。

宝玉白天放出春燕、佳蕙四个，夜里又同袭人、麝月、秋纹、碧痕、绮霰

说到二更，方洗漱罢各自睡了。晨晓天明，宝玉起来，叫他五人先在房内待着，自己胡乱吃点粥就出去了。又叫上茗烟拉了马，二人从后门出去了。行了一半里路，来到袭人家门口，叫茗烟下马去敲门。不多时有人开门，却是袭人的哥哥花自芳，一见了他主仆两个，吃了一惊道：“宝二爷怎么来了？”忙过来扶宝玉下马，携入院内。他家里人也迎了出来。宝玉打量花家比上次来宽裕了不少，房舍新整，花木葱茏，他夫妻两个的穿戴也比以往齐整，便笑道：“袭人每月的月钱拿回来过没有？”花自芳又是倒茶又是捧果，笑道：“每月也拿回来二两，我又做了个小生意，娶了个媳妇，日子也不像往年那般窘迫了。”因又问及袭人可好。宝玉同他客套长谈，花自芳便说些谦恭的话，宝玉不过是拣俗人喜欢的话头说，笑道：“袭人可讨太太老太太喜欢呢，又懂事又勤快。这不，太太给他说了——一户人家，姓蒋，富裕的很，有房有地，和袭人见过面，也看上了，就是不知道袭人答应不答应。”【红字批语：笑杀！恰似刘姬口气，宝玉未必有。此语删之，再拟为妥。】花自芳听了，先是一怔，后又听见说有房有地又阔绰，遂笑逐颜开道：“宝二爷不是骗咱罢，有这等好事？多谢太太成全了，袭人岂有不应允的，情愿去做奴才？这也是他有福。”说罢谢之不尽。宝玉便叫茗烟骑马回去把袭人带过来，与他家人一同商议，茗烟答应着去了。宝玉则和花自芳聊叙此事。半个时辰后，袭人和茗烟果然过来，与哥哥见了，神色低沉，也不愿多说话。花自芳以为妹妹不同意这门亲事，便拉着妹妹到里间开导一番，说：“放着好姻缘不依，难道当一辈子奴才吗？”不多时二人出来，袭人神色有些舒展。花自芳道：“袭人已经想明白了。”袭人羞红了脸，起身上里间去了。宝玉说先去蒋玉菡的山庄一趟，叫大家先等着，于是别了花家，骑马和茗烟走了。原来这蒋玉菡本是忠顺王爷身边的红人，上次因为宝玉被忠顺王抓回王府，幸而蒋玉菡是圣上亲赐与他的，万万不可胡来，又兼蒋玉菡伶牙俐齿把忠顺王的心笼络住，故没有受罚，日后仍背着人和宝玉往来。后来幸好忠顺王犯了事被锦衣卫抓走关了起来，再也没有妨碍之人，蒋玉菡乐的在紫檀堡自在逍遥，时时听宝玉讲过袭人多么温顺姣美，早有了艳羡之心。谁知这会宝玉来山庄亲自做媒，蒋玉菡喜出望外，一口应允了，又怕袭人家等的心急，也不稍停，即刻请人抬了八抬大轿到袭人家接走袭人。袭人临走劝宝玉道：“临走也听我一句话，屋子里人若都逐完



了，日后谁又来铺床叠被、端茶倒水？好歹留着麝月一个^[1]，不然太太又派别的人进来服侍，摸不着你的脾气，怎有熟惯的人好呢？”宝玉想想在理，因应允了。且说那日恰是迎娶吉时，蒋玉菡派来轿子迎娶袭人，一应大小全是按照娶正房的规矩。一进了山庄，丫头仆妇都称袭人为奶奶。蒋玉菡极尽柔情曲意承顺，夕间開箱子，不经意从袭人陪嫁之物里找出一条猩红汗巾子，正是当初他赠与宝玉的，今日物遇旧主，又将宝玉赠他的松花绿的汗巾拿给袭人同看，袭人始信姻缘本是天定，安下心来同他过日子。从此袭人和蒋玉菡在紫檀堡夫唱妇随，倒也和美，正是：无怪无责在今时，他年报答知始终。【红字批语：至“花袭人有始有终”回，才知此回之妙，伏线千里。】

且不提袭人在山庄如何遂心如意，只说自袭人、秋纹、碧痕、绮霰走后，怡红院里只有麝月一个人服侍宝玉。宝玉略感凄清，幸好有探春、湘云几个常和他解闷，故未觉寥落。却说王夫人得知袭人嫁与别人，颇感诧异，本有心思将袭人配与宝玉为妾，却被宝玉趁空放出另配，心内不免失落，但又想到袭人终究是个丫鬟，也就不再多挂虑了。且说那回抄检大观园，查出司棋诸多信物，绣春囊尤其是疑案，皆说系司棋同潘又安幽约误失之物，司棋虽百般争辩，亦无人能信。王夫人令周瑞家的带走司棋去那边受罚。邢夫人暂将司棋关押守看，想着不过打一顿配人罢了。等中秋节诸事理清过后，便派了周瑞家的带几个婆子把司棋从下房里提出，带至议事厅审问。司棋关押多日，瘦的脸尖嘴缩，无精打采，恢恢秧秧的被人推搡了来，低首站在一边。邢夫人笑道：“听人说你比主子还要娇贵，厨房里有了鸡蛋先让着你，若不依就一把打烂，管主子吃不吃呢！你也太猖狂了罢，眼里还有没有主子？”司棋流泪泣道：“那是我的错，不过都是往年的事了，念我年轻不知事，求太太饶了我罢，我日后一定好好改过。”邢夫人冷笑道：“你说的好轻巧啊，犯了错就用年轻不知事来推脱。这还不够，你又干些不知廉耻的事，也是不知事就可以一笔抹掉的吗？好多着呢，你都给我交代明白

[1] 第20回庚辰双行夹批：闲闲一段儿女口舌，却写麝月一人。袭人出嫁之后，宝玉、宝钗身边还有一人，虽不及袭人周到，亦可免微嫌小弊等患，方不负宝钗之为人也。故袭人出嫁后云“好歹留着麝月”一语，宝玉便依从此话。可见袭人虽去实未去也。

了！”司棋只低首不语。周瑞家的喝道：“问你呢，少装哑巴！”司棋捂着口泣道：“又有什么可交代的，太太都知道了，只求太太发发慈悲，饶过奴才这回，以后再不敢了。”邢夫人道：“我倒是想饶你，可若人人犯了错都不问不罚，那还有没有体统！一个姑娘家四处勾搭男人，没有廉耻不知羞，还要脸不要脸！别处可以容你，我们这里断不能容你！”司棋道：“我又不是见一个爱一个，怎么会是四处勾搭男人，我只和我表弟好，而且是两厢情愿。”邢夫人笑道：“你们听他说的多有理，真笑死个人。”周瑞家的和众婆子都笑他死不悔改，胡言乱语。邢夫人斥道：“你不害臊我还害臊呢！来人，拉下去先打四十板子，再搁外头配个小子。人人都自己找女婿，还不乱了套了。”一时上来几个小厮就要拉人。司棋哭着求饶，邢夫人只把脖子一扭，不理睬他。司棋左右躲闪，哭求无用，被小厮拉了出去，打了四十板子，连同当初一同大闹厨房的几个小丫头俱打了一顿撵了出去。司棋承辱含羞，勉强回家，他母亲又百般埋怨他。忽一日他表弟来了，司棋母见了，恨的气不打一处来，骂他害了司棋，一把抓住要打。司棋急忙过来阻道：“我也恨他懦弱不是男人，可如今他来了，还算有情有义。我一时失了脚，就是他的人了，岂有另觅之理？”司棋母呆了半晌，也没话说了。潘又安又软语慰劝司棋，说自己逃走是一时权变，以后再不会如此了，定要永结同心，白头偕老。正说着，忽听院子里有说话声，只见进来三个女孩子，原是莲花儿及当初同司棋大闹过厨房的两个，今日是来探望来了。司棋、潘又安忙请进屋。那三个道：“白白的叫他们打了一顿，又辱骂一场，实在窝囊。”司棋道：“此仇不报，誓难解恨。此次既然回来了，就想个法子到他们府上弄些东西回来，他们那府里的金银细软够咱们花几辈子的了。只是咱们势弱力薄，恐难遂心。”潘又安道：“我那边有好多道上的朋友，咱们何不同他们结为一党，大干一场呢？”几位听了都点头称是。于是潘又安回去把他的十几个兄弟叫来了，成日唧唧咕咕的，那些人皆是游手好闲，专妒人家富贵的，且有几个已加入贼寇之帮，听得贾府富贵，都有了不良之念。一伙人大有待时而动之势，日后便知。

话说自从香菱跟随宝钗，把那边的路径一心断绝，住在他那里，日日气怒伤感，形容羸瘦，气血两枯，不思饮食，身上作烧，日重一日。宝钗叫了小舍儿陪他，见他神气昏沉，气息微细，也陪着流了不少泪。香菱自觉将不久人世，这

日夜里挣扎着起来，到院子里解闷，听得见远远有人家捣衣敲砧声。抬头遥望天上，却见月色如莹，寒气侵人，想起自己正如那广寒宫的嫦娥一般凄凉孤寂，年幼被人拐卖这里，连父母故乡都记不得了。如今病入膏肓，却少人问津，不禁望月长叹。越想越心酸，早已是泪流满面。良久，才慢慢踱进屋内，只觉两只脚软麻无力，便又躺回床上，不知不觉恍惚睡去，却见隐隐约约面前站立一人，是个暮年道士，上去一把搂住他大哭：“我可怜的有命无运的儿啊，爹爹来看你了，儿将做北邙乡女，为父怎不痛断肝肠。”香菱不解道：“老先生何出此言？”那人道：“待为父将吾儿身世说明：儿本是姑苏阊门人氏，为父名甄费，当年儿幼小，于元宵佳节被拐子拐去，嫁与恶夫。当初的住地早已烧成一片瓦砾场了，为父三劫之后九十年寿要往那太虚幻境销号，今获悉儿先为父一步而去，故来送儿一程，也解了为父思儿一片心切。”香菱听罢，痛彻心扉，抱着父亲哭道：“女儿受苦了，父亲怎么此时才来看我？”士隐哭道：“为父也是万般无奈啊！”忽然一僧一道飘然而来，推开士隐，拽着香菱要带往太虚幻境销号，香菱同父亲挣扎着伸手互抓，皆被僧道从中阻开。小舍儿被香菱哭声惊醒，忙披衣起来，见香菱颜面如雪，两眼发怔，已经没有气息了。小舍见状忙哭着去那屋里告诉宝钗母女知道，宝钗母女也慌忙赶来，见香菱病亡，都悲声大作。

暂时说不到这里，且说香菱往太虚幻境销了号，警幻仙姑怜他一生遭际堪伤，许他魂归故里与母亲见上一面。香菱谢之不尽，飘飘荡荡往姑苏飞来，看见故乡富贵繁华，人烟熙熙攘攘，更是感叹。当年的十里街仁清巷葫芦庙早已不复旧貌，又往大如州去寻母亲封氏。话说封氏在其父封肃家勉强度日，这日往集市上买针线家用，忽见一美貌女子立于身旁含泪痴望与他，以为他在家受了父母的气，便要安慰他几句，却见姑娘泣道：“母亲竟把女儿忘了？”封氏诧异，香菱便要母亲看他眉间的胎记。封氏打量着，猛然想起昨晚丈夫给自己托梦说今日将与女儿团聚，如雷灌顶，不觉搂着女儿大哭起来。忽见封肃走来，见他二人相抱倾诉，不解发问，封氏便告诉他知道，封肃听罢也不禁泪落如雨。香菱泣道：“儿今生愚呆，只想待人诚直，便自有善报，却从不曾想世间有妒妇恶夫。儿只后悔心机独缺，落的薄命夭折，如今再多说也无益了！”封氏听了，痛惜伤心，要带女儿回家。无奈香菱身不由己，不能久待，说话间就要告别。封氏、封肃不

